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吴建友译

重庆出版社

THE SLEEPING MURDER

THE SLEEPING MURDER

无人知晓的谋杀

(川)新登字010号

Agatha Christie

The Sleeping Murder

本书据英国普林斯顿有限公司1976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余琳

封面设计 彭广

技术设计 黎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吴建友 译

无人知晓的谋杀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5 字数158千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1903-0/I·364

定价：3.35元

内 容 简 介

一位新婚燕尔的年轻女子突然被人杀害了。究竟谁是凶手？是她的丈夫，还是她昔日的情人、仇人抑或情敌？一对喜欢侦探的青年决心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们私访知情者，调查当事人，几经曲折，数历危难，克服了有人故意设置的层层障碍，躲过了杀人者的冷枪暗箭，终于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

本书是英国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得“最成功的一本侦探小说”（英国《泰晤士报》评语）。全书故事生动曲折，描写细腻，情节紧凑，使人读来有欲罢不能之感。

第 一 章

一个 女 人



格温达·瑞德站在码头边，全身有点发抖。

船坞、海关的简陋小屋以及她能看到的英格兰的一切都在轻轻地上下晃动着。

就在这一瞬间，她作出了决定——这一决定导致了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的发生。

她将不像原来计划的那样，坐轮渡到伦敦去。

究竟为什么要去伦敦呢？没有人在那儿等她，没有人期待着她的到来。她不过刚刚从那条咯咯吱吱喘着粗气的船上下来（乘船过海湾抵普里茅斯，这是特别艰苦的三天）。她所希冀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搭上一列喘着粗气而又摇晃着的火车。她将住进一家旅馆，一家位于真正坚固地面上的、漂亮、牢靠和平稳的旅馆，躺到

一张舒适平稳不吱吱作响又不左右摇摆的床上，然后睡觉——第二天早晨……这是很自然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个主意太棒了！她要雇一辆车，不慌不忙地驾驶着，跑遍英格兰南部，去寻找一座漂亮的房子——一座她与吉尔斯商议过她应该找到的房子。是的，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样，她将看到英格兰——吉尔斯告诉过她而她本人又没见到过的那个英格兰的某些东西，像大多数新西兰人那样，她将英格兰称作家。此刻，英格兰显得并不特别吸引人，天空灰濛濛的，好似大雨将至，刮着尖厉暴怒的风。格温达一边排着队，顺从地往前挪动着脚步，接受海关检查，一边想，普里茅斯可能不是英格兰最好的地方。

然而，翌日清晨，她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阳光璀璨，窗外景色引人入胜，整个宇宙不再摇晃与颤动，它已经安静下来。这才是英格兰的真面目。她——格温达·瑞德——21岁的已婚女人，正在此间旅行。吉尔斯回英格兰的时间尚未确定。他说不定几周之内就会尾随而至，但也可能6个月后才来。他曾提议，格温达应在他之前先来英国，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子。他们两人都认为，在某个地方有一处永久性的住所将是一件美事。吉尔斯的工作总需要经常旅行，格温达有时也想外出旅行，但往往条件不合适。不过他俩都喜欢这个主意，即有一个家，某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吉尔斯最近从一个姑姑那儿继承了一些家具，这一切都使他们的上述想法显得切实可行。

由于格温达与吉尔斯经济上都还富裕，买房子的前景并

不悲观。

格温达开始时不同意自己一个人选择房子。“我们应该一块儿挑选。”她说。吉尔斯却笑着说：“我对房子不太懂行，如果你喜欢，我就喜欢。当然，要有一个小花园，不是那种崭新的令人厌恶的房子，也不要太大，我的想法是，房子应在南海岸的某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要离内地太远。”

“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格温达问道。但吉尔斯说没有。他很小时就成了孤儿（他们两人都是孤儿），假期都是轮流跟着不同的亲戚度过的，没有一个与他有任何特殊联系的地方。这将是格温达的房子，至于是否要等他们两人一块儿选择，如果吉尔斯耽搁半年怎么办？在这期间格温达做什么呢？就呆在旅馆里吗？不，她会找到一所房子，并搬进去居住。

“你的意思是”，格温达说，“这事我全包了。”

但她喜欢这个想法，即自己去找房子，吉尔斯回来时，她已经把房子收拾得利利落落，温暖又舒适，并且住进去了。

他们刚结婚3个月，她非常爱他。

格温达在床上用了早餐，然后起床安排自己的计划。她花了一天的时间游览普里茅斯，她很喜欢这个地方。第二天，她雇了一辆舒适的戴姆勒小轿车和一个司机，踏上了她横贯英格兰的征程。

天气很好，她非常喜欢这次旅行。她在德文郡看了几处还说得过去的住宅，但觉得并不十分合适。她还要继续找，

她学会了识别房产经纪人热情的吹嘘，这样省去了一些毫无结果的奔走。

一周后的一个星期二的傍晚，这辆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轻捷地开进迪尔茅斯，接着奔驰在这个迷人的海边休养地的郊外。车子经过了一个写着“出售”字样的木牌，就从那儿，透过树丛，能够瞥见一幢小巧的、乳白色的维多利亚式别墅。

格温达立刻感受到一种由欣赏引起的心灵震颤——差不多是认出某种东西的那种心灵震颤。这就是她的房子！她已经肯定这一点。她能够想像出那儿的花园，长长的窗户——她肯定，这正是自己想要的房子。

天色已晚，所以她住进了皇家克拉伦斯旅馆，然后去找房产经纪人，经纪人的名字是她第二天早晨在那张木牌子上看到的。

她得到了到该住宅看一看的许可。不一会儿，她就置身于别墅内长长的旧式起居室内，起居室的两扇法式窗户外面是石板铺成的台阶，台阶的前面，一种点缀着开花灌木的岩石急剧延伸到下方一片开阔的草坪中去。透去花园边上的树丛，能够看到大海。

“这是我的房子，”格温达想。“这是家。我已经感到，好像我熟知这里的一切。”

房门打开了，一个个儿高高表情抑郁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吸吸鼻子，显得头脑冷静。

“亨格雷夫太太吗？我有加尔布雷恩和庞得利先生发给的

察看房屋许可证，恐怕我今天来得有点早……”。

亨格雷夫太太哼哼鼻子，忧郁地说声没关系，于是开始察看房子。

是的，这房子正合适。不太大，有点老式，但她与吉尔斯可再设置一两个洗澡间。厨房能够现代化。幸运的是，这儿已经有一个炉子，有一个新水池和现代化的设备……。

在格温达内心盘算和观察房子的整个过程中，亨格雷夫太太声音单调而低沉地叙说着已故的亨格雷夫上校最后患病时的细节。格温达用一半精力应付着说一些必要的安慰、同情与理解的话。亨格雷夫太太的亲属都住在肯特——他们急于让她搬过去，住在他们附近……亨格雷夫上校非常喜欢迪尔茅斯，多年来担任本地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秘书，但她本人……

“是的……当然啦……为您感到伤心……这很自然的……是的，故乡是那样……当然……你必须……”

格温达的另外一半思想正在驰骋着：

“这儿是放亚麻织物的小橱，我希望，是……是的，双人房间——大海的美丽景色——吉尔斯将会喜欢这景色。这儿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小房间——吉尔斯可用作衣帽室。浴室——我希望浴缸有一个红木围绕物——啊，是的，是有一个！太好了——就位于浴室中央！我不会改变它——是仿古式的。”

这么大的一个浴缸！

人们可在浴缸的围绕物上放苹果，放上帆船——以及油

漆的鸭子。你可以假设身处大海之中……“我知道，我们将把后边那间阴暗多余的房间改造成两个真正现代化的绿颜色浴室——厨房上边的通气管道应该是可以的——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它……”

“胸膜炎，”亨格雷夫太太说，“第三天就转成了双叶肺炎……”

“太吓人了，”格温达说，“这条通道的尽头还有一个卧室吗？”

有一个卧室——这正是她想像中的那种卧室——房间几乎是圆形的，有凸肚的窗户很大。她将把房间修理一下，当然，房间还算相当好，但像亨格雷夫太太这样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用深浅不同的淡褐色来油漆墙壁？

她们沿着走廊又走回来，格温达认真地叨念着：“6个，不，7个卧室，加上那个小房间与顶楼。”

她脚下的木板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她已经觉得，是她而不是亨格雷夫太太住在这儿！亨格雷夫太太是一个只考虑个人好恶的干涉他人事务者——一个以深浅不同的淡褐色修饰房间而又喜欢在起居室内糊上紫藤图案墙纸的女人。格温达瞥了瞥手中那张打印的纸，上面写着这笔财产的详情和要价。

在几天的时间里，格温达对房子的价值已完全了解。索要的钱数并不大——当然，这幢房子需要一定规模的现代化改造，但即使那样，……她注意到了这几个字“随意还价”。亨格雷夫太太一定非常急于到肯特去，住在“她亲属”的附近。

当她们开始下楼梯时，格温达骤然感到一阵不合情理的恐怖攫住了她的全身。这是一种生病时的感觉，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几乎就像来时那样迅速，但格温达由此却有了一个新的念头。

“这幢房子没有闹过鬼，是吗？”格温达问道。

亨格雷夫太太站在矮一级的楼梯上，她刚要开口叙述亨格雷夫上校病情迅速恶化时的情况。听到格温达的问话，像受了侮辱似地抬起了头。

“我不知道，瑞德太太。怎么，有人说起过这种事吗？”

“您自己从未感觉或听到过什么吗？没有人死在这里吗？”

刹那间，她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不吉利的问题，但已经太晚了，因为假如亨格雷夫上校……。

“我丈夫死在圣莫尼卡的小疗养所。”亨格雷夫太太冷冷地说。

“哦，当然，您告诉过我。”

亨格雷夫太太以非常冰冷的相同语调继续说着：

“在一幢据认为大约一百年前建造的房子里，有人死亡是正常的。我亲爱的丈夫是7年前从埃尔沃西小姐手中得到这幢房子的。她当时身体非常好，正计划到国外去做教会工作，她没有提及家中近来有人死亡。”

格温达赶紧安慰心情抑郁的亨格雷夫太太。她们重又来到起居室。这是一间静谧并富有魅力的房子，有一种格温达确确实实渴望的那种氛围。她刚才短暂的惊慌似乎令人非常不理解。什么东西攫住了她？这幢房子没有任何问题。

格温达询问亨格雷夫太太是否能够看一下花园，然后她们通过落地的法式窗户，走到外面的平台上。

“这儿应该有台阶”，格温达想，“通到下面的草坪上”。然而在应该有台阶的地方却长着直挺挺一大片连翘，在这一特定地点，这片连翘显得高高大大，结果把大海挡得严严实实，什么景色也看不到了。

格温达冲自己点点头，她将改变这一切。

她跟在亨格雷夫太太后面沿平台走着，从平台远侧沿台阶下去，来到草坪。她注意到，这里的假山无人料理，上面荆棘丛生，大部分带花的灌木需要剪修。

亨格雷夫太太抱歉地小声说，这花园管理得相当不好，因为经济拮据，只能一周请一个人来料理两次，但他还常常不来。

她们参观了这块小而适中的花园，重又回到房中。格温达解释说，她还有其他的房子要看，虽然她非常喜欢山边别墅（一个多么平凡的名字），但仍不能马上定下来。

亨格雷夫太太带着有点渴望的眼神和最后一次长长的吸鼻声离开了她。

格温达回到房产经纪人那里，她在填写的察看人报告中对那幢房子毫不含糊地还了价，然后利用早晨的其他时间在迪尔茅斯徒步游览。迪尔茅斯是一个迷人而又具古老风格的海边小镇，在小镇遥远而又“现代化”的一端，有两幢看上去很新的旅馆和一些看似粗糙的平房。海岸的背后是丘陵，这一地理结构避免了迪尔茅斯市区过度的扩展。

午饭后，格温达接到了房产经纪人打来的电话，电话说，亨格雷夫太太接受了她的还价。格温达嘴边浮着顽皮的微笑，赶到邮电局，给吉尔斯拍发了一份电报：

买了一处房子。爱你的格温达。

“这将令他高兴，”格温达自言自语地说，“这向他显示，我做事是不失时机、雷厉风行的。”

第 二 章

墙 纸



一个月过去了，格温达搬进了山边别墅。吉尔斯姑姑的家具从储藏室内搬出来，被放置在别墅内的各个角落。这些家具质量好，式样旧。格温达卖了一两件过于大的衣柜，其余的都挺合适，与房子显得协调。起居室内有几个色彩缤纷的小型纸制装饰板，板上镶嵌着珍珠母，漆着城堡与玫瑰花的图样。有一个干干净净带抽屉的小缝纫台，台下有一个装着紫褐色丝绸的硬纸袋，还有一张花梨木写字台与红木沙发。

格温达将所谓的安乐椅放逐到不用的卧室内，并为吉尔斯和自己买了两个大而软的安乐楼梯井^①，放在壁炉的两侧。一张大的软躺椅

① 一般置于房屋的中央，可用作楼梯或安装电梯用。

靠窗户放着。至于窗帘，格温达选择了老式的蛋壳般浅绿色的擦光印花布，其上有端正的玫瑰花瓮和黄鹌图案。

她几乎安顿不下来，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帮工。他们现在应该在室外干活，格温达估计得对，她本人回到住宅之前，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厨房的改造已经完成，新的浴室也差不多造好。至于进一步的装饰，格温达将再等一等。她需要时间欣赏自己的新家，决定卧室内的配色。这幢房子确实井井有条，没有必要对一切都重新布置。

厨房里安排了科克尔夫人照应。这是一位屈尊俯就的女士，她有意拒绝接受格温达过分民主的友情，但是，只要格温达心满意足，安安分分，她也愿意随随和和。

在一个特别的清晨，当格温达坐在床上时，科克尔夫人将早点托盘放在她的膝盖上。

“当先生不在家时，”科克尔夫人肯定地说，“女士更喜欢在床上用早餐。”格温达服从了这据说是英格兰的规定。

“今天早上随便对付一下，”科克尔夫人指的是炒鸡蛋。“您说过想吃带鳍的黑线鳕，但您不想在卧室里吃，因为会在室内留下气味，晚饭时我将拿给您，烤面包上涂上奶油。”

“啊，谢谢你，科克尔夫人。”

科克尔夫人风度优雅地微笑着，准备退下。

格温达并没有占用那个大的双人卧室。那可以等到吉尔斯回来时再住。她选择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即有着环形墙壁

与凸肚窗户的那间卧室。住在这里，她觉得完全像在家里一样，感到幸福。

环视了一下四周，她冲动地大声说：

“我喜欢这间屋子。”

科克尔夫人放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

“虽然小，但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房间，太太。从窗户上的栏杆判断，我应该说，这里曾经是保育室。”

“我从未想到过这点，可能是。”

“啊，好啦。”科克尔夫人说，声音里含有某种暗示，然后退下。

“一旦我们家里有位先生，”她好像是说，“谁知道呢，说不定会需要一个保育室。”

格温达脸红了。她扫视了一遍室内。保育室，是的，这会成为一个漂亮的保育室。她心里开始安排起来。挨着墙那儿是一个大的洋娃娃，矮柜橱内放上玩具。火炉里火苗欢快地燃烧着，火炉的周围有一个高高的看守人，小孩子的衣服被褥在炉子的栏杆上晾着。但不是那种丑陋的深黄色的墙壁，不，她将换上鲜艳的墙纸，色彩鲜明，令人振奋。一小束一小束的美蓉红与成束的棉花交替着……对，那会很好看的。她将设法找到那样的墙纸。她感到肯定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的墙纸。

房间里不需要很多家具。有两个壁橱，但其中一个，即墙角的那个壁橱锁着，钥匙丢了。确实，这个壁橱整个地被漆了一遍，使得它多年不能被打开。她必须在帮工们离开之

前让他们打开这面壁橱。事实上，她还没有找到放置自己所有衣服的地方。

每天住在山边别墅，她越来越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她透过敞开的窗口，听到沉重的清嗓子的声音和一阵干咳，于是匆匆吃早饭。她想这是打零工的反复无常的园丁福斯特。他今天肯定来这儿，因为他说过要来。不过他的许诺并不都可靠。

格温达洗过澡，梳理一下头发，穿了一条花呢裙和一件汗衫，急急忙忙地走出去，来到花园中。福斯特正在起居室的窗外干着活。格温达搬进新居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让园丁从这儿修一条通过假山的小道。福斯特起初不服从，他提醒说，那样的话，连翘、锦带花以及那儿的紫丁香都要除掉，但格温达态度坚决，他现在干起这活儿来几乎是热情洋溢。

他笑嘻嘻地和她打招呼：

“看起来您好像要回到旧时代去，小姐。”（他坚持称格温达为小姐。）

“旧时代？这话从何说起？”

福斯特轻轻拍了拍他的铁锹。

“我碰到了过去的旧台阶——看，这是旧台阶的走向——就和您现在要改造的一样，后来，有人在上面种了什么东西，把这些台阶覆盖起来了。”

“他们非常蠢，”格温达说“你必须修一条通往草坪的林荫道，使人能从起居室的窗户看到大海。”

福斯特对修林荫道的想法感到有点不太理解，但他还是

谨慎勉强地同意了。

“注意，我不是说，那将不会有改进……，使您看到景色——那些灌木丛使起居室内光线暗淡。它们的长势很好，还没见过比这更健壮的连翘。紫丁香并不多，但那些锦带花费钱，注意，锦带花太老了，不能移植。”

“哦，我知道，但这样好多了，好多了。”

“嗯，”福斯特用手抓了抓脑袋说，“可能好得多。”

“对！”格温达说着，点点头。她突然问道：在亨格雷夫家之前谁住在这儿？他们在这里没待很久，是吗？”

“他们住了大约6年，不太长。在他们之前？埃尔沃西小姐。她是一个非常信守教会礼仪的人，属于低教徒教会，她向异教徒传教。曾有一个黑人牧师住在这儿，他们住在这儿。有四个人，他们的兄弟——他倒没怎么看那些女人。在他们之前，让我想想，是劳迪森夫人——啊！她是真正的上等人，她是上等人，她属于上等人士。我出生前她就住在这儿。”

“她死在这儿吗？”格温达问道。

“死在外边，死在埃及或某个类似的地方。但他们把她带回来了，埋在教堂的院子里。她喜欢灌木。”

福斯特继续说着：

“没有，沿山建起的那些新楼房当时一幢也没有，说是土里土气的。当时没有电影院，商店没有一个是新的。也没有前面的那个广场”。他的话里包含着上年纪的人对所有新事物的不赞成，“变喽，”他哼了一声说：“除了变，没有别的。”

“我想事情总是要变的，”格温达说，“毕竟，现在有了许